

屏東林邊：適應變遷、惡地重生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清晨四點三十分，林邊溪出海口附近南迴鐵道橋，負責看管水閘門的四名鐵路局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林邊鄉公所，告知「閘門擋不住了」。清晨五點，洪水衝破堤防，漫流兩岸，林邊佳冬先後淪陷。

家園盡毀，小鎮失語

滔滔溪水湧入將堤防撕開更大缺口，最長一段達三百公尺，大水夾帶泥沙灌入，瞬間將大半林邊鄉浸沒。居民回憶，兇猛的洪水在街道交叉口形成急流漩渦，加上停電一片漆黑，居民只能往樓上跑，在驚嚇與無助的恐懼中等待救援。

家住林邊的社區工作者蔡蕙婷回憶，當災後的救援抵達林邊，獲救的民眾或步行或乘坐小艇，搭上接駁的卡車駛離，回望滿目瘡痍的故鄉，不知何時能夠再回來時，整車人都忍不住放聲痛哭。「每一次回想起受災後林邊的慘狀，還是會讓人整顆心糾結在一起，忍不住紅了眼眶。那一幕永遠忘不了。」

更嚴重的是大水退去後堆積樓高的泥沙，若從林邊車站向南邊光林村望去，魚塢跟蓮霧園遭到掩埋，街道布滿漂流木，當地人形容如同「海埔新生地」一樣，只剩少數較高蓮霧樹樹梢露出，提示這裡曾經是家園。

二〇〇五年林邊的養殖戶剛經歷六一二水災後的復養，眼看魚塢就要收成了，怎知才不過四年，莫拉克再度潰堤，造成空前的災情，不只填平了林邊人賴以致富的魚塢與蓮霧園，讓投資付之東流，洪水也幾乎要把林邊人的信心沖垮。

當地人以「死氣沉沉」形容災後的林邊。蔡蕙婷回憶，淤泥留下的粉塵讓林邊籠罩在愁雲慘霧當中，為清除街道的淤泥，土方車進出引起揚塵，林邊在瀰漫塵土的灰暗中生活長達年餘。街上店家深鎖，成年人憂愁無處排解，就連老人小孩彷彿都陷入失語的狀態。

慈雲宮廟口災前是林邊的代表性夜市，人聲鼎沸營業到凌晨，災後稀稀落落，過了晚餐時間七早八早就關門。離奇的是，就連著名小吃攤，災後第一年，居然無法再做出原本的口味。

災難衝擊的是信心，水患風險讓人不敢再次花費重本投資重建魚塢與蓮霧園，因為不但銀行借貸不易，災後土質劇變，魚塢養殖難以控制、易生病變，更可能導致養殖戶血本無歸，不少青壯年選擇離鄉另謀出路。



莫拉克風災後的林邊 (攝影：柯金源)

從繁華到虛空，重新認識故鄉與土地

林邊在南迴鐵路尚未開通前，是臺灣西岸鐵道的終點，轉運往東部的物資在此集散，旅館、飲食百業興盛，成為屏東通往墾丁的一大市鎮。如同臺灣的大環境，發展也付出了環境代價。

由於沿海養殖長期超用地下水，導致海水入侵地下水層，土壤開始鹽化。根據水文紀錄，一九七〇年代末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林邊地層持續以每年三十到四十公分速率下陷，林邊鄉最低窪的地區在市中心深達三公尺，下陷量達一層樓高。

依照臺灣稻作的習性，鹽化的「鹹水埔地」是不利耕作的「惡土」，農人在鹹水埔地試植蓮霧，却意外收穫顏色暗紅、風味極甜的「黑珍珠」蓮霧，吸引行口高價收購，帶動林邊鄉人轉種風潮，一舉顛覆鹹水埔地的惡地形象。

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代這二十年間，蓮霧種植技術一傳、十傳百，種植面積年年增加數百公頃。一九八三年時任省主席的李登輝造訪林邊，為「黑珍珠」蓮霧站臺敲響名號，一九八七年蓮霧全國種植面積突破一萬公頃，林邊占掉八成以上。

由於討海養殖、蓮霧營生容易，自然出手闊綽。一九九〇年代林邊街上各種娛樂場所林立，繁華又奢靡。物質生活富裕，精神卻空虛，遂引發林邊一場社區運動。

一九八〇年代末，一群受到良好教育的子弟學成回鄉服務，隨著鄉土意識感召，開始關注地方文史與教育。受到九〇年代各地文史熱潮與民主運動啟發，有志之

士組成了「林邊文史工作室」。

林邊文史工作室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推動本土文史研究，包括鼓勵讀書風氣、淨灘掃街等。一九九八年正式立案「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至今林邊人還是習慣稱呼為「工作室」。如同大部分九〇年代的本土社團，協會成員跟黨外民主運動有著深厚淵源。

林邊以「工作室」為主的社區總體營造史，結合在地結社風潮、蓮霧技術創新，共同構築出一則深具當代典範意義的社區民族誌，而這則故事，為當時長期深度參與並蹲點在林邊的學者楊弘任整理成「蓮霧變成黑珍珠」的文字與出版品，至今林邊的社造案例仍深深影響著社區營造工作者。

二〇〇〇年後，民進黨執政時代，許多優秀的工作者隨之進入政府體制工作，地方組織頓失重心，工作室也陷入低度運作。直到二〇〇九年莫拉克風災摧毀林邊，讓協會再度承擔林邊社區重建與重生力量的發動機。

社區重建，從人的培力開始

莫拉克災後，文建會（二〇一二年升格為文化部）延續九二一震災的重建經驗，在各災區縣府啟動社區重建計畫，以社區營造的方式讓社區自身的力量投入重建工作，藉由計畫予以支持，社區組織得以聘請專職人力執行各項社區重建工作。

社區營造的概念是依照社區自身對在地問題的理解，提出自己的重建方案，並透過在地工作者串連網絡，培力社區團隊，希望將能力留在地方。這一套方案為災區縣府所延續。差別在於文建會的社區人力稱為「營造員」，地方政府支持的人力稱為「培力員」。

鄭婉旻，災後還是一個帶著孩子剛剛回到林邊的單親媽媽，她受託整理水災過後的林邊工作室，重建檔案。從無文書經驗的鄭婉旻，憑藉著好學鐵打個性，一字一字謄打會訊，將林邊的社造歷程從頭梳理一遍，也因為災後工作室承接社區重建工作，一頭栽進社造運動。

鄭婉旻自此成為社區重建的培力員。在災後社區緊急安置階段，除了屬於道路與房屋等硬體重建工程之外，社區生活網絡、自助互助與災後心靈陪伴工作，都需要培力員的協助。由文建會提供人力支持與資源培力，讓社區學習因地制宜，從困頓中擘劃社區理想生活的藍圖。

像鄭婉旻這樣的社區營造員，不只在林邊，在嘉義、高屏、臺東等災區多達數十人，散布在各個部落與社區第一線。

在相對高齡化的農漁村，社造員是一群年輕生力軍，而且大多是女性，要擾動地方、運轉社區事實上非常不易。災後的社區工作環境複雜，事務繁多、組織人力有限，面對地方政治生態，專職人力身上必須同時肩負著計畫執行與上級輔導考

核的制度性壓力，一旦公共事務引發爭議或遇上選舉，社造員則成為承受壓力的第一線。社造員、培力員，承受著無法為外人所理解的工作壓力與流言蜚語、自我壓抑，枯燥的日常隨時都可能擊退任何一個踏入社區重建工作的人。

鄭婉旻憑著高度意志與毅力，在林邊的社區重建過程中，一路成長鍛鍊，目前擔任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總幹事。過往她曾經參與的養殖漁業、農事、餐飲工作等經歷，成了她投入社區重建的養分與想像力根源。

透過災後的社區劇場，她把過去在海上從事近海漁撈延繩釣的生命經驗，推陳到舞臺上。透過提煉林邊人的真實生活經驗，她在貧瘠的鹹水埔地，開發出各式各樣的社區旅行與活動體驗、自然教育課程，把林邊人的生活現場搬上舞臺。

鄭婉旻的莫拉克故事，也是災後眾多社區工作者的縮影。災後重建與社造歷程中，她不斷經歷現實磨難，用扎實的生活歷練，鍛鍊出面對困境的生命質地與韌性，並將抽象的價值賦與具體實踐上。

三一七照亮林邊，光采溼地讓惡地重生

八八風災後，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希望重建工作可以修補人與文化、土地的斷裂，克服地層下陷、環境惡化困境，並藉由挖掘在地文化底蘊，重建林邊的日常生活。

面對林邊街面與市集小吃攤的景氣低迷，協會開始設計「三一七林邊故事鄉」，推薦在地店家，協力推廣地方農產加值。三是指國道三號，一七是指台十七線。透過網路平臺「三一七林邊故事鄉」整合眾多資源，建構林邊環境教育網絡，並將自然教育課程、在地農特產品與商家多功能休憩園區相結合。一方面引導內部，重新探索林邊特色，一方面對外照亮故鄉，將文化推出去。

就在社造有機的探索與成長過程中，社區漸漸挖掘出故事，產業發展也慢慢走上適應環境變遷的思考，加上政策鼓勵發展綠能產業，「光采溼地」環境教育園區橫空出世。

《再生能源條例》於二〇一〇年一月實施，馬英九總統宣布二〇一〇年為再生能源啟動元年，屏東縣政府時任縣長曹啟鴻抓住再生能源這條線，為林邊開創重建與新生的契機。原本無解的地層下陷難題，利用屏東熾烈的太陽及較長時間日照，帶動災區產業轉型及國土復育，在林邊鄉利用廢棄魚塢推動「養水種電」。

由於光林村位臨林邊溪出海口，地勢低窪，光采溼地最初是為了做為光林村排水線放索溝的安全調節之用，由縣府與協會協調，協會於二〇一一年集資租下六公頃的廢棄魚塢做為滯洪池，並負責復育溼地生態、淨化水質，這是「光采溼地」的雛形。

二〇一二年，光林村周邊光電廠陸續建成，曹啟鴻認為光采溼地可以成為讓社會

瞭解再生能源的基地。同年，縣政府向內政部提出防災抗澇的高腳屋建築，設計智慧防災電網。

「光采溼地」取其地名與意義，就是要點亮林邊，啟動城鎮再生的機會。二〇一四年，光采溼地加入環境理念的公共藝術；二〇一五年，建構為環境教育場址；二〇一七年，光采溼地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已卸任的協會前理事長陳錦超醫師強調：「我們是要對土地負責。這一切都是莫拉克教會我們的，不然土地荒蕪，林邊人會絕望地離開這裡。太陽能光電加上溼地生態淨化土壤與水質，人們運用在地生活經驗的本能，不斷地去嘗試、去實作，才能讓災後惡地達成二次利用。」

災後的重建歷程，成為地方人觀照自我的一種過程，重新看到地方的樣貌，也看到土地的特性以及適應環境的生活觀。

光采溼地搭上光電產業，使林邊鄉躍升成為臺灣綠色能源的示範點，時常可以看到遊覽車載著一車又一車的訪客前來，週末更是擠滿許多預約 DIY 體驗、手作烘烤披薩的遊客。此外，園區積極推動環境教育，也發展了多元教案與體驗活動。

二〇一九年四月，光采溼地的場址因租約到期，遭地主收回一大筆土地，導致基地規模大量縮減。在此困境之下，協會仍持續尋求未來可能的出路。

對陳錦超醫師而言，光采溼地未來更重要的是實現多角化經營，例如土地的多元化利用，除了協助販售在地農產外，也可以開發光電板下的蔬菜種植，以及園區本身的教育導覽體驗服務，成為名符其實的「六級產業」。如果一把菜二十塊嫌貴，給你一個一百塊的籃子讓你自己採，這就是六級產業。

二〇〇九年以前，「林仔邊」為林邊做了本土教育及社區營造，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九年，則藉由參與重建工作，營運光采溼地園區，成為照亮林邊的一盞亮光。林邊人認為振作的時機再度來到，主動討論未來太陽能光電區要怎麼發展，許多遊客也因為光采溼地而來到林邊，重新體驗南國小鎮的魅力。



光采溼地推動養水種電 (攝影：許震唐)

轉譯與再生，重建逆境果樹的蓮霧精神

蓮霧是在三百年前由荷蘭人自爪哇引進的熱帶水果，早年常做為遮蔭樹，在庭院零星栽種，惟因其酸澀，常被當成是不起眼的「嘴呷物仔」。但是在林邊，蓮霧能夠透過改良、適應林邊的鹹水埔，變成今日碩大深紅的黑珍珠。

災後的地方工作者把蓮霧視為「逆境果樹」，環境愈惡劣愈能生存，藉此來比喻林邊的災後重生，必須透過不斷學習與實作，才能重新找到適應土地與環境變化的生存方式。

光采溼地從未有可參照的樣本。在過程中，我們看到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一方面有來自地方社會網絡的信任、有在地的生活知識與語言；另一方面，有如陳錦超、鄭婉阡等磨練成熟且堅韌的社區工作者，這兩個面向的轉化角色，讓「重建」與「適應」不斷對話與實作，將抽象觀念實踐於日常生活，並在認知「原有的生活方式可能無法持續」之下，願意採納「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方式」，終究走出林邊重建的道路。

莫拉克災後一個月，南部的社大、社區組織及 NGO 團體原定於臺南成功大學召開「地方學」，遂臨時改組為民間災後對策擴大會議。這場沉重的會議，由清華大學社會所李丁讚教授主講揭幕，主題是「生態民主與地方知識：談災後重建」。李丁讚的觀點，應該能言簡意賅地表達民間對於重建的期待：「真正的重建是，透過災難的機會，去全面地解決過去承平時未能解決的問題，讓重建成為一個面向未來的思考，而不是恢復過去的簡單重複」。

重建方案需要時間摸索、醞釀，讓受災者適應過程並形成想法跟決定。這過程往往需要提供充分寬裕的時間，讓受災者在安置過程穩定心理跟腳步，重新看待自己，並藉由培力賦予一定的能力及判斷力，然後交付決定權，再去擘劃未來。

重建讓我們有機會揭露過去累積的結構性問題，提出更進步的敘事；也讓我們有機會修補人與環境的斷裂，修正過去偏重於單一價值的發展迷思。

災後十年，很多人看到國家組織在面對大型災難的局限與學習，更讓我們看到社區自身復原的能力。「長期社區重建」模式被提出來，由在地人組織、行動，最後將能力留在地方，這是莫拉克風災累積的新模式。

災難創傷讓人們重新看見人與人之間互助的可貴，這是一條學習互助與陪伴的道路，是災難讓我們看到的光亮。

（本文作者：林吉洋）

上文摘錄自《颱風：在下次巨災來臨前》，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春山出版社於2019年8月合作出版，期能將防災知識帶入人群，提升整體防災能力。



書名：颱風：在下次巨災來臨前
作者：雷翔宇、黃家俊、林書帆、
林吉洋、莊瑞琳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19/08